

實踐論學習資料

南昌大學學習委員會編印

時事學習資料

最近各報刊登斯大林同志對真理報記者談話，是學習時事的重要文件。特將這篇談話與「實踐論」學習資料同時刊印。

——南昌大學學習委員會

洪大林健教數研會編

斯大林對眞理報記者談話

（新華社北京十七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六日電：斯大林對眞理報記者談話。眞理報記者最近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許多屬於外國政治性質的問題。斯大林同志答覆如下：

問：英國首相艾德禮最近在英國下院發表聲明，說蘇聯在戰後並沒有解除武裝，也就是說，蘇聯並沒有將軍隊復員，並說，自那時以來，蘇聯一直在增加軍隊；你對這種聲明有何看法？

答：我的看法是：艾德禮首相的這種聲明是對蘇聯的誹謗。

全世界都知道：蘇聯在戰後已經把軍隊復員了。大家都知道，復員是分三個階段進行的：第一、第二兩個階段是在一九四五年，第三個階段是自一九四六年五月起至九月止。除此之外，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又將蘇軍中役齡較高的兵員復員了。而在一九四八年初，所餘一切役齡較高的兵員都已經復員了。

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假若艾德禮首相讀通了財政學或經濟學的話，那麼他就不難瞭解：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蘇聯在內，能够在盡力發展民用工業的時候，在進行需要數百億預算支出的伏爾加河、第聶伯河、阿姆達里亞河水力發電站之類的偉大建設工程的時候，在繼續推行同樣需要數百億預算支出的有計劃地減低消費品價格的政策的時候，並且在投資數千億以恢復德國佔領軍所破壞的國民經濟的時候；還能同時增加軍隊，擴大軍事工業。不難瞭解，這種胡作非爲的政策必將招致國家的崩潰。

艾德禮首相應該從他自己及美國的經驗中懂得：增加軍隊和從事擴張軍備，就使得軍事工業擴大，民用工業減縮，使巨大的民用建設工程停頓，賦稅增加，消費品價格上漲。很顯然，蘇聯不是削減而是擴大民用工業，不是緊縮而是發展新的大規模水力發電站和灌溉系統的建設工程，不是停止而是繼續推行減低物價的政策——在這個時候，它如果同時又擴大軍事工業和增加軍隊，那麼要不冒崩潰的危險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顧所有這些事實和科學的考慮，艾德禮首相仍認為可以公開誹謗蘇聯和它的和平政策，那麼這只能有一樁事實可以解釋，就是他想用誹謗蘇聯的辦法來為工黨政府正在英國擴張軍備的活動辯解。

艾德禮首相之所以需要誹謗蘇聯的謊言，他之所以必須把蘇聯的和平政策說成是侵略政策，而把英國政府的侵略政策說成是和平政策，是爲了迷惑英國人民，用這種誹謗蘇聯的謊言來欺哄他們，從而用欺騙手段把他們捲入美利堅合衆國統治集團所正在安排的新的世界戰爭中。

艾德禮把自己說成是和平擁護者。但是，如果他的主張和平，那麼爲什麼他拒絕了蘇聯在聯合國提出的關於蘇、英、美、中、法立即締結和平公約的建議呢？

如果他真的主張和平，爲什麼他拒絕了蘇聯關於立即開始裁減軍備及立即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議呢？

如果他真的主張和平，他爲什麼迫害贊成保衛和平的人，爲什麼禁止和平大會在英國召開呢？真的，保衛和平的運動能威脅英國的安全嗎？

很顯然，艾德禮首相不主張維持和平，而主張發動新的侵略性的世界戰爭。

問：你對於在朝鮮的干涉意見怎樣？這一干涉能有怎樣的結局？

答：如果英國和美國終於拒絕了中國人民政府的和平建議，那麼朝鮮戰爭便只能以干涉者的失敗而告終。

問：爲什麼呢？是不是因爲美國和英國的將領和軍官們都比中國的和朝鮮的差呢？

答：不是的，他們並不比較差。美國和英國的將領和軍官一點也不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將領和軍官差一些。至於美國和英國的士兵，大家都知道，在反對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戰爭中，他們曾經顯過身手。那麼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問題在於士兵們認爲對朝鮮和中國的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而他們認爲對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戰爭是完全正義的戰爭。問題在於這個戰爭在美國的和英國的士兵中是極端不得人心的。

的確，要使士兵們相信：既不威脅英國又不威脅美國而其台灣島竟被美國強佔了的中國是侵略者，而另一方面強佔了台灣並將軍隊推向中國邊境的美國倒是處於防禦方面，這是很困難的。要使士兵們相信：美國有權利在朝鮮領土上和中國邊境上保衛美國的安全，而中國和朝鮮却沒有權利在它們自己的領土上和它們自己的國境上保衛它們的安全，這也是很困難的。因此，這個戰爭在美英士兵中是不得人心的。

這是很清楚的，如果士兵們認爲強迫他們進行的戰爭是極端非正義的，如果士兵們因此而在前綫上只是形式上執行職務，既不相信他們的使命合乎正義，也沒有熱情，那麼就是最有經驗的將領和軍官也要失敗的。

問：你對於聯合國決定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爲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

答：我認爲這是一個可恥的決定。

確實，如果一個人斷言侵佔了中國領土台灣島並侵入朝鮮直到中國邊境的美國是自衛的一方，而保衛它的邊境並力謀光復被美國侵佔的台灣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倒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喪盡天良的了。

原來作爲保持和平的堡壘而設立的聯合國，現在日益變成戰爭的工具，發動另一次世界戰爭的工具了。組成聯合國中侵略核心的是十個參加侵略性北大西洋公約的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丹麥、挪威、冰島）和二十個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爾、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馬、巴拉圭、祕魯、烏拉圭、委內瑞拉）。現在在聯合國中決定着和平與戰爭的命運的就是這些國家的代表。就是他們在聯合國中通過了可恥的誣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略的決定。

現在聯合國中事態的特點就是：例如，美洲小小的多米尼加共和國，人口幾乎不足二百萬，但現在却在聯合國中與印度佔有同樣的比重，而比起在聯合國中被剝奪了表決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比重就更大得多了。

這樣，聯合國既然正在變成侵略戰爭的工具，同時它也就不再是各國權利平等的世界組織了。實際上，現在聯合國與其說是世界性組織，還不如說是迎合美國侵略者需要的美洲人的組織。不僅是美國和加拿大兩國在力圖發動另一次戰爭，而且拉丁美洲二十個國家，也採取了這一條道路，這些國家的地主和商人，渴望在歐洲或亞洲的某些地方爆發新的戰爭，以便以特別高的價格

，向交戰各國出售貨物，而在這種血腥的生意中大發橫財。拉丁美洲二十個國家的二十個代表，現在在聯合國中組成了最一致、最馴順的美國隊伍，這一點對任何人都不是祕密的了。

這樣，聯合國正在走上國際聯盟的不光榮的道路。這樣它就埋葬着它的道義的權威，注定了要分崩離析。

問：你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嗎？

答：不是的。至少在目前，不能夠認為是不可避免的。

自然，在美國、英國以及法國，有着侵略的勢力渴望新的戰爭。他們需要戰爭以便獲得超額的利潤，以便劫掠其他國家。這些人就是那些財產以百萬和億萬計的豪富們，他們認為戰爭是產生巨大利潤的有利可圖的事情。

他們，這些侵略勢力，掌握着並且指揮着反動的政府。但同時又懼怕不要另一次戰爭而主張維持和平的他們的人民。他們所以力圖利用反動政府以謊言的羅網去陷害他們的人民，欺騙人民，並且把新戰爭說成是防禦戰爭，把愛好和平國家的和平政策說成是侵略政策，其理由就在於此。他們力圖欺騙他們的人民，以便強使他們的人民實行他們的侵略計劃，並將他們的人民拋入另一次戰爭之中。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才害怕保衛和平的運動，懼怕這個運動會揭穿反動政府的侵略意圖。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他們才否決了蘇聯關於締結和平公約、裁減軍備、禁止原子武器的各項建議，害怕通過這些建議便會根本破壞反動政府的侵略措施，並使軍備擴張成為不必要。

侵略勢力和愛好和平的力量之間的這一鬥爭，會有怎樣的結果呢？

如果各個人民將維護和平的事業擔當起來，並且把這一事業保衛到底，和平就能够保持和鞏固。如果戰爭販子用謊言的羅網陷害人民羣衆能够得逞，欺騙了人民羣衆，將人民羣衆拋入另一次世界大戰之中，那麼戰爭就可能變得不可避免。

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廣泛的維護和平的運動，作爲揭露戰爭販子罪惡陰謀的工具，現在具有最重大的意義。

至於蘇聯，它在將來也將繼續堅持不渝地奉行防止戰爭和維護和平的政策。

「實踐論」學習資料目錄

- 一、實踐論（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毛澤東（九）
- 二、論毛澤東的著作『實踐論』（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蘇聯真理報編輯部（二四）
- 三、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
社論（三五）
- 四、學習『實踐論』提高新中國的學術水平（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新建設三卷五期）
社論（四六）
- 五、實踐論——學習和工作的指示南（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學習三卷八期）
社論（四八）
- 六、實踐論——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新建設三卷五期）
李達（五〇）
- 七、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和平民主報第七十四期）
伏爾科夫（六八）
- 八、對『實踐論』基本內容的一些理解（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學習三卷九期）
君麟（七三）

實踐論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澤東

在我們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隻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守於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却是披着馬列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是爲着由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爲重點是揭露着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爲『實踐論』。毛澤東同志曾以這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大學作過講演。

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與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與人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與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繫），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與人的各種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

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①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與基本的觀點②。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與羣衆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與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於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與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續，使用判斷與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與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够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澈底的、誠懇的、與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够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够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

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這種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與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覆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了自然。』①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與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

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與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與技術的傳達而達到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有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着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爲『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與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與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與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是一切古代的與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抽象』，是科學地反映

了客觀的事物，那末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且在我爲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爲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話句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爲了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與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系。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爲的階級』。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與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

衆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了解的。他們在開始階段只是身歷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够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與戰術，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會戰爭的正確的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爲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爲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與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片面地與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與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與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爲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頓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與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